

卷一

重
訂 古文釋義新編

上海天寶書局

民國戊午年冬月

古文釋義

上海天寶書局印行

重校古文釋義序

序

古文佳本林立而最便初學者實少蓋課幼之書貴詳盡不
貴簡畧俾開卷瞭然毫無遺義胸中眼底觸處洞悉誦讀之
間斯能欣欣有得若祇稱述微妙措意過高或亦評騭明顯
而講解未備縱授諸極聰穎之子終恐啟悟靡從也曩予於
茲編八易裘葛始克成書其間參稽研究見者咸謂大有苦
心三四年來頗不為

同志君子所棄原版遂已糊塗不堪刷印坊友重付鏤刻以
予有批選時文小題纂輯周易講義兩事未遑增訂一二因
姑囑同學及門諸子脩兌輩字字校讐如初不致點書讹
舛俟他日稍可得暇當必重加增訂或嗣二集以問世
乾隆八年上元余誠自明氏書於芝堂

凡例計三十條

一是編專為秘學訂。一善本每篇中所應有之義必悉為釋明。絕不敢作一套評語以迷眩人。心同。惟於文義字義細細詳批切實確當。一若傳之釋經直快發作者不言之秘。俾讀者洞徹其義。蘊渙然冰釋。應屬讀古快事。

一讀古文較時文為難。時文代聖賢說話。其神吻原不易肖。道理原極精微。然四書有大文可玩味。有集註可體認。有講義可參稽。經過許多前賢。詳正於以追取真諦。尚有憑藉。主於古文題既非盡摘自經傳。文亦非盡確有定解。坊本且多舛謬。以訛傳訛。苟非大着精神。多所考證。無從得其神吻。何似道理何如恰與作者當日昭合。此所為更難於讀時文也。

一評古文。固未可傍人藩籬。尤未可逞己臆說。其文未經前賢推勘妥協者。必熟玩詳參。以獨伸所見。撥開萬重雲霧。洗去半載灰塵。還他本來面目。人云亦云。依樣葫蘆。甚無謂也。如前賢評語。果與古人意適符合。正自不妨。互相發明。何必忘生議論。專取舊評。而翻駁之。以愚寡識之輩。使駭為新奇。如此評語。小則支離甚則子盾。得罪古人。貽誤後學。良非淺鮮。予於是編深以二。者。為戒。惟設身處地。探討出古人真正神理。乃止。

一坊間古文選本。自昭明文選。以及近今。不止數十餘種。其間頗有段落未盡清者。或有線評註釋不詳確者。或總評勸襲前人者。或音義缺畧。甚且多錯誤者。是編段落悉清。旁批上方評極

細文。後有總評。總評後有音義。末有序解。務在文義字義。搜剔盡畢。

一是編。每選一種文字。必先註明名目於首篇。如左傳之類。使後學易於別識。即一種止選一二篇。亦仿此註明。

一是編。凡選一人文字。必將其人姓氏原委。及其文作於何年。與夫所以作之由。詳註上方。一是編。每篇必先指其通篇大旨。之所以然。然後分其段落。逐段批明。此段是何意思。於旁。然後逐句詳批。然後細評。其起伏照應。其有旁批所載。不盡者。悉依次列於上方。上方每行僅九字。自必不能與本文相對。故批某一句。必註明某句。批某數句。必註某數句。即一段數段。皆然。然後綜其終始。總評於文後。然後將文中事實。典字義字音。詳註評後。本文用大字。註釋分行寫。使學者易於尋檢。間有是編。與他本字畫不同。及增減處。俱依善本訂正。並附識之。以便參考。或識上方。然猶恐文中。承接轉折。評語難以詳悉者。則又為序解。順文訓詁。以終之一篇。如是篇。篇如是。吾如是。選讀者亦如是。讀諒必無義不釋矣。

一讀古文。固當先得大旨。大旨不得。雖極賞其詞華。句調終未識作者意思。何取乎。讀一得其大旨。而餘文勢。如破竹矣。但古來大家文字。細針密線。重包疊裏。曲折變化。每不許人一望竟盡。其大旨。或提於篇首。或藏中幅。或點煞尾。在篇首為綱領。為主腦。為眼目。在中幅為關鍵。為骨子。煞尾。則為結穴。又或以一二語陪出。又或以反筆掣之。種種不同。要在讀者細心尋繹。

一是編於文中綱領主腦眼目關鍵骨子結穴每一字旁用一重圈○起伏照應處每一字旁用一雙點點精采發揮及點染生動每一句旁用密點、、、、神理活潑議論警策字句工妙筆墨奇變處皆旁用密圈○○○○而每一句下必着一小圓點○不使初學句讀莫辨至每一段止處則下用一畫以斷之俾學者便於分別

一左傳必於題下用小字註明魯公某年或為坊本所訛錯者悉查春秋原傳改正而每一公始末亦附識上方至於傳因經作或有附見於經者則於上方註明附傳

一國語必於題下用小字註明某國之語如周語魯語等類其已見春秋者必於上方註明魯公某年及周王年數本國年數或在春秋前後亦必註明春秋前事春秋後事於上方

一公穀俱依左傳例於題下用小字註明魯公年數

一檀弓在戴禮中原有上下兩篇今亦逐篇分明上下於上方

一戰國策目次坊本多顛倒又皆不列姓名且有註無名氏者間有一二坊本各篇註出姓名今姑從之目次則悉依綱鑑編紀為序不使錯亂至於事屬某國亦必用小字註一字於題下

一楚辭韻脚從前坊本皆未叶清茲特考諸史記與朱子訂本及諸善本逐句叶清註明

一南華全部皆寓言文字最為惜集隘未能多載茲聊在一班學者正當即此以企想全豹

一已上左國公穀檀弓國策暨楚辭南華俱屬東周文且各有成書故止於每種首篇上方註

明其書命名之意。或集者何人而已。秦文諫逐客篇亦止於上方註作者姓氏。及所以作書之故。不載世系。以秦僅再傳。始皇即帝位十二年。二世在位三年。共十五年。殊易稽也。此下如西漢東漢。必於上方詳註。自某至某。共幾主。共幾年。後漢晉唐宋元明悉倣此。一兩漢詔誥。坊本多彙為一冊。不與漢文叙編。今逐一照綱鑑次第。與漢文通合順叙。且各篇俱於上方載清。某帝某年作。不使顛倒糊塗。庶俾學者實知所考錄。

一史記亦屬西漢文。然自成一家。別為一種。集隘長篇難錄。茲姑登其短章與夫序贊。

一兩出師表。坊本俱標為三國文。今依朱子綱目標以後漢。

一韓柳亦皆唐文。特別之者。以其各自成集。且與宋之歐陽王曾三蘇。共有八大家之目也。其文目次。皆以有關道統者為先。表狀論議辨解。為世道治體學術官方所係者次之。書序傳記雜著誌銘。又次之。而各類中。更按其所作之時。以為先後定次。惟碑文祭文。則先神後人。先國後家。不以年月拘。

一古文佳篇。可以汗牛充棟。而唐宋八家尤夥。苦於集隘。頗多割愛。俟二編再為評註問世。

一凡題中文字。有必需音出者。即音於題下。至文中見者。槩載音義中。

一初學讀古文。率多為裨益。時文起見。是編固非有補。舉業者不錄。然體無不備。義有必詳。凡為古學。及論世知人。皆賴乎是。正不徒裨益時文已也。

一讀古文。最忌。囫。吞。過。囫。吞。過。雖。讀。千。萬。篇。猶。一。字。未。讀。惟。逐。字。逐。句。皆。理。會。過。往。復。吟。咀。
呻。之。味。出。鎔。化。胸。中。雖。在。夢。寢。仍。覺。神。趣。滿。腔。方。為。有。得。

一讀古文。要心無纖芥。紛擾而以全幅精神。靜會。繚讀得入故。予於是編。速者一日成一篇。或一日成數篇。遲則數日不成一篇。甚者數十日不成一篇。蓋身當應酬外事時。不能讀。即應事後。心未靜。精神未聚。亦不能讀。如遇舊本錯誤。與文中奧義事實。有待參考。一時殊難讀也。或出而奔馳。入而拮据。亦難讀。又或自己有病。父母妻子病。亦難讀。惟當花朝月夕。淨几明窗。卷軸盈箱。心神俱泰。而後乃可情興勃然。批覽無滯爾。予於是編。所謂八年始就。而讀是編者。亦即可因以悟讀古文之法。

一坊間古文選本。總評每多習套。而且空紙極長。詎未書。價重輕。恆視紙數多寡。為衡耶。予於茲選。每一總評。務必自出心裁。期得丈之肯綮。間引前賢評語。必載明姓氏。不敢攘善。評中必附以己意。亦不敢模棱。總之不肯落入習套。以至貽笑大方。至於字數。每篇皆必扣定。斷不使以一二行字。浪費紙張。即此亦頗具苦心。四方購者。當共鑒之。

一是編遍搜坊間通行諸本。及名家秘藏。得文若干首。分為八卷。讀之。自始至終。每篇毫無未盡。釋之義。如是乃讀一篇。算得一篇篇數。雖不甚多。而解此讀法。百數十篇。正遠勝他本。千萬篇。多多矣。

一是編評註固有參酌諸善本而得之者然獨出手眼處實多學者讀是編復多取他本參閱乃
益知是編之詳確

一翻板惡習最可痛恨彼但惟利是趨一見大行之書遂竊而翻刻之那知字畫訛錯每致貽誤
後學予向有時文諸選皆為外間所翻刻有友人購得之者嘗恨其訛錯不堪予於是編特囑
兒輩再三校讎樣初寫就對過數遍方纔發刻刻畢又對數遍然後修補成書四方賜教君予
當以字畫毫無訛錯者為予親手所訂

自明氏再識

議不舉孝廉者鼎詔

求茂材異等詔

報任少卿書

答蘇武書

報孫會宗書

史記

五帝本紀贊

管晏列傳贊

東漢文

與子陵書

後漢文

卷七 骨文

唐文

弔古戰場文

韓文

原道

送孟東野序

卷八 柳文

桐葉封弟辨

宋文

待漏院記

曉蓮記

秋聲賦

老蘇文

大蘇文

留侯論

小蘇文

上樞密韓太尉書

元文

加封孔子制

明文

閱江樓記

秦楚之際月衣

孔子世家贊

平原君虞卿列傳贊

范睢蔡澤列傳贊

絕域請還疏

前出師表

陳情表

滕王閣序

陋室銘

阿房宮賦

答李翊書

鯤魚文

送李愬歸盤谷序

捕蛇者說

獲麟解

送孟東野序

歐陽文

曾文

桐葉封弟辨

宋文

待漏院記

曉蓮記

秋聲賦

老蘇文

大蘇文

留侯論

小蘇文

孔子世家贊

蕭何國世家贊

范睢蔡澤列傳序

酷吏列傳序

為兄上書

後出師表

蘭亭序

歸去來辭

為徐敬業討武氏檄

與韓荊州書

阿房宮賦

答李翊書

鯤魚文

送李愬歸盤谷序

捕蛇者說

獲麟解

送孟東野序

歐陽文

曾文

桐葉封弟辨

宋文

待漏院記

曉蓮記

秋聲賦

老蘇文

大蘇文

留侯論

蕭何國世家贊

范睢蔡澤列傳序

酷吏列傳序

為兄上書

後出師表

蘭亭序

歸去來辭

為徐敬業討武氏檄

與韓荊州書

阿房宮賦

答李翊書

鯤魚文

送李愬歸盤谷序

捕蛇者說

獲麟解

送孟東野序

歐陽文

曾文

桐葉封弟辨

宋文

待漏院記

曉蓮記

秋聲賦

老蘇文

大蘇文

留侯論

小蘇文

伯夷列傳

春夜宴桃李園序

送董邵南序

送董邵南序

醉翁亭記

讀院題名記

畫錦堂記

讀孟嘗君傳

後赤壁賦

喜雨亭記

前赤壁賦

黃州竹樓記

嚴先生祠堂記

朋黨論

贈黎安二生序

王文

醉翁亭記

讀孟嘗君傳

後赤壁賦

喜雨亭記

前赤壁賦

黃州竹樓記

嚴先生祠堂記

朋黨論

贈黎安二生序

王文

醉翁亭記

答蘇武書

答孫會宗書

春夜宴桃李園序

送董邵南序

醉翁亭記

讀院題名記

畫錦堂記

讀孟嘗君傳

後赤壁賦

喜雨亭記

前赤壁賦

黃州竹樓記

嚴先生祠堂記

朋黨論

贈黎安二生序

王文

醉翁亭記

讀孟嘗君傳

後赤壁賦

喜雨亭記

前赤壁賦

黃州竹樓記

嚴先生祠堂記

朋黨論

贈黎安二生序

王文

醉翁亭記

左邱明魯史氏楚左
傳故曰左傳

左傳曰內傳國語外

傳

鄭伯克段於鄢

魯隱公名貞姑其元年

乃周平王東遷之四十九年也孔子作春秋始

隱公元年曆十二公皆

紀天子諸侯之事故鄭

事亦紀之春秋舊為魯

史故用魯紀年○傳凡

言初者因紀此日之事

而推其自始也○經文紀兄弟之事而傳文

起正皆言母子是原其

所由起而究其所終極

也○譬頭一筆直提武

姜僕下城頴如初生莊

公一句點明兩人是同

母兄弟伏下伐京伐鄢

罪鑿○莊公寤生四句接愛殺若因葬壯而見

其愛者史記添易生二無名矣○欲立二字是

字較明顯試變亦出於

禍胎再加重請二句見

重訂古文釋義新編卷一

上元余誠自明氏評註

左傳

左邱明

鄭伯克段於鄢 隱公元年○鄢音偃

張本

字法

形客

愛惡是偶銀持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叔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

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犯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

此段叙

解說

此段解

其情非一兩次寫姜解
漏盡致而莊公此日之

憤恨當不可以言語形
矣○莊公即位四字亦
莫忽要看過莊公之所
以能成殺弟之志者全
得力在此○請制之意

謂莊公既立無可奈何
且為求一險阻之地為
段安身之所進可以徐
圖退可以遠患也當非
漫為請者○公之答姜
詞頗似愛護其實恐段
據險地倘或變生不測
難以制服其於姜氏來
意未必不早已窺破奸
雄原有見識人難瞞得
過他而又善於措詞使
聽者動情則奸而具後
矣○嚴險是鄭莊隱病
故不覺間口即道出制
嚴邑也四字應算此老
失口幸下句接得圓
京之為地雖然必不
渝可知在姜之請為人
其次而莊則非是不與
居也克段主張此日已
安排定矣○段之伎俩
莊必久已深悉故又加
之尊號以侈其志使段

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叔考叔曰敢問
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遂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
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出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波波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
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骨肉之際惟宜以真情相與不容一毫虛偽於其間也豈第不可怨母殺弟而已哉不幸而父母僻溺民季乖違務必委婉調諭曲意維持俾得回心向道
同歸善域如虞舜之克諧烝乂乃無斂於為子為兄之道武姜因寤生而惡莊公而愛段叔其愛惡原極湖金輕淺非有大不可解之故但其欲立叔段則
不欲立莊公可知追至莊公即位而為叔段請制請京甚且將段為內應武姜之僻溺亦已極矣然而未至如舜母之嚚也叔段多材好勇一網子也其
竚西北鄙收二邑至廩延則更懲懼蓋居京之後正當斂跡之時胡乃放肆至此也若完繕而欲襲鄭則幾幾乎殺鄭莊矣然亦未如象之傲日以殺舜為
事也夫以嚚母做弟婦且處之各得其所則為鄭莊者何難保全母子兄弟之情況舜之母後母也象異母弟也姜則生母段則同胞弟處此富更有易為
者而莊公乃令骨肉殘傷若是是蓋緣鄭莊殘忍性成君臣母子兄弟間無一可告無罪者也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母縱有無端之惡
自可婉轉順受以俟其自悟積而至於將段雖由其僻溺所致而鄭莊之不孝已明矣段而素無殺兄之心耶段而素有殺兄之心亦當如舜之封象於有
廟便為處之得其所矣胡乃使之居京且尊為太叔以侈之使縱其情而無所忌憚漸而至於將襲鄭乎且鄭莊既立則其於段也雖兄弟而有君臣之誼
教之以納於正義不可者然則段之將襲妻之將段不皆鄭莊之罪耶蓋自姜惡莊愛段鄭莊早已有無限憤恨即欲置母與弟於死地而後快此志一定
孰得而轉移之所以舉朝皆熱心亟諫而鄭莊偏自阴冷及至將襲將段而後母與第一齊發落來母子如初全賴叔段一番作用其悔也或亦良心不
昧然終恐憤恨未必盡平况當日但聞攝陞見母未聞反弟與國安在其果真悔也視虞舜之處骨肉殊不啻天淵之懸絕矣左氏體認春秋書法微旨斷
以失教鄭莊通篇盡情發明此四字以簡古透快之筆寫慘刻傷殘之事不特使諸色人贊眉畢現真令鄭莊狼毒性情流露滿紙千百載後可以洞見其
心真是鬼斧神工非尋常筆墨所能到也其實字法句法承接法襯託法摹寫法鋪叙法斷制法起伏照應法一一金針度與固宜只東萊謂為十分筆力吳孫右稱以文章之祖也

音義

鄭武公

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為大戎所殺

殺鄭人共立其子姬突是為武公遇商侯謂武公即桓公誤矣

申

揚之水篇集傳

武姜

姜姓國見詩王風

從夫之謚壯亦謚

壯

著武之姓壯也

共叔

段

以段出奔共故曰

段

共叔段○共音恭

大

大音太下同

叔仲

祭食邑因邑為氏名仲

門久方得出杜註解作生之易未確

亞

音器

去即虎

亦鄭邑名

大

大音太下同

叔仲

鄭大夫也○祭食音

都

有宗廟

方丈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

參

音辟同

避滋

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二百雉故都城不過百雉

蔓

滋長也蔓延

也○蔓音萬閱兒與鮮同

也

貢

謂兼屬已管也

公子呂

鄭大夫

庸用

亦鄭邑名

子封

即公子厚謂土地苦

廣也

刑

不懼言不

墜入術中而不知此正
是下毒手處○衝口提

出姜氏二字足見胸中

憤恨無限仲欲全豈

金公意玩一詩字深情

已如揭矣○命西北鄙

罰於已是段初不義處

子封語祭仲更激切

無如皆非公志○收賊

至廩段更不義矣

一路步步寫緊去人所

視為危局者公皆若處

之坦然非果坦然也公

直欲織其惡至十分方

纏下手一則曰自焚再

則曰自及三則曰將崩

總是要他自投法網而

出完聚四句是段罪案

正其大不義處夫人句

了欲立種子標城頸轄

在莊矣文妙能曲曲傳

出脫史記與其母武

美謀龍郎則太着跡

聞其期聞字獨屬在公

身上足見公一刻不能

忘我之意○失教鄭公

一篇主意若此○傳凡

義之人不為朋壞完城聚人善治

朋也

聚也

善也

治也

無鐘鼓

期日

襲也

帥也

入聲

百乘蓋甲士六百人步卒一萬四千四百人

加以重兵也

聲罪致

亦鄭

共國

名難

出奔意尚未決故曰難之

賓棄之城也

棄鄭邑也

三叔考叔名

封人掌封疆

舍之官

上聲不食異

謂之羹

音位

助詞

嗣掘同

隧音逐地

是賦詞融

融和樂貌

大隧之外二句

亦賦詞淺淺舒

散說

淺音意

施

孝子不匱二句

詩大雅既醉之詞圓鵠

延也

也永長也類傳類也

序解

春秋魯隱公元年鄭伯克其弟段于鄢左氏追敘其兄弟相殘始終之事曰初鄭武公娶於申國之女曰武姜生二子長莊公次共叔段莊公始

曰制險地也

昔東虢之君恃險滅亡恐多不利若欲他邑則唯母命又為求京莊遂封段於京且尊為京城大叔祭仲乃言於莊曰國之采邑不可太大若

城過百雉非國之利也先王之制侯伯之國其城徑長三百雉封子弟之大都僅國三分之一不過百姓中都僅國五分之一不過六十雉小都僅國九分

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今京甚大不合先王制度恐為國害君何以堪公曰我母姜氏欲封之雖有害寡人焉能逃避乎仲對曰姜氏溺愛其心無有慶忘不

如先事裁制

叔奉法安分長守其位無使滋長而蔓延蔓則難制服矣君不見草之蔓者猶芟芟除况以君寵弟而又內恃國母之愛乎公曰段多行不

義之事必自取敗亡子弑且待之既而太叔命鄭之西鄙北鄙兼屬己管公子呂又言於莊曰國不可使民兩有所屬也今西北二鄙既屬於國又屬於叔

是二鄭也君將何以處之君若以鄭傳於太叔臣請服事太叔若弟與則請早除無使民生攜貳之心公曰無用除之段將自及於禍未幾太叔又將兩屬

之二鄙收為己邑且侵闖至廩延地益廣矣子封曰叔可除矣地廣必得眾禍將及鄭公曰不義之人不為眾所親暱今雖得土將必崩壞太叔既據廣地

因謀不軌完城郭聚人民治其甲冑兵器器備其徒卒車乘將以襲取鄭國武姜亦欲導段而為內應公密察而聞襲鄭有期乃曰可以有詞討段矣因令子

封帥兵車二百乘以伐京京人怨叔不義叛不為助殺不戰而敗逃入鄢邑莊又親自帥師伐段於鄢段遂出奔共國時五月辛丑日也孔子作春秋書曰

鄭伯克段於鄢夫段與莊為同母弟胡不稱弟以段不盡弟道故不稱弟也段據大邑而叛莊公伐之如二君相戰勝者故曰克其稱鄭伯者何譏莊不為

也公告以所誓且言悔之之意考叔曰君何憂夫黃泉之誓乎若掘地及泉通地中隧道相見即可應黃泉之誓矣夫誰曰不然公從其計公入隧道中而賦

詩曰向不見母心常不樂今入隧道見其樂融融姜出隧道而賦詩曰向在城賴抑鬱不快今出隧道見子其樂淺淺為母子如

初君子曰願考叔純孝也自愛其母因以感格莊公詩曰孝子之心無有窮匱能以孝道錫及傳類其即考叔感格莊公之謂乎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質音致

此一段

周鄭交質之由

不

信

大無禮

無禮

大不

信

大無禮

正叔交質

明不武

左邱明

○明不武

左邱明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

鄭伯怨王

王曰無之

故周鄭交質

王子狐為質於鄭

鄭公子

身上足見公一刻不能

忘我之意○失教鄭公

一篇主意若此○傳凡

稱君子曰者皆假設之

詞所以伸其論斷也

語微端識莊公之意

隱然言外

傳以明經有經斯有傳

其無經而有傳者曰附

傳此篇是也○周鄭以

君臣而互質其子明不

背約君弱臣强名分大

素故左氏聞首特書一

筆使下秩然絲毫不

容假借定策已立矣

聽接貳號尊平王也見

覺端聞自平王筮使鄭

無可疑畏平王或未必

為此則羅鄭之意已寓

又繫接怨玉諱鄭伯也

然而平王亦不堪矣直

筆中大有深意勿忽過

○曰貳曰怨禍始在此

曰鄭伯以其敢於怨君

故稱爵貳之實韻字字

分明○無之二字將平

王畏鄭莊情形一筆擗

出其舉寫寄弱口吻千

載加生○周人二字亦

宣着眼見鄭之威權舉

忽為員於周王崩周人將界虎入政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鄭交惡君

此一說

周鄭文惡之由

鄭子無禮念周失信

此二說

予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

怨而行要之八禮雖無有貞誰能間之苟有明信

信間奚沼沚之毛蘋

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繁溫藻之菜筐筐金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一國之信行

誠足見無益此一段

周鄭文惡相合

周鄭文惡相合

繁溫藻之菜筐筐金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一國之信行

誠足見無益此一段

周鄭文惡相合

